

◇铭心一刻

峡谷漂流悟人生

[兴化]李树楚

安徽青龙双河漂流明珠景点,名闻遐迩。起点水澈见底,“皖南第一净水漂流”之誉实至名归。上艇处到第一闸约有二十米长,右岸边站满了游人,我挤到边上,水流声震荡着耳鼓。闸口从上边到水面,足有四五米高,砌有水槽,水泥浇成,一片光滑。水从槽里飞泻而下,游艇借助水流,直冲峡谷。峡谷东西向,小艇一会儿撞左岸,一会儿碰右岸,看得人胆战心惊。

正在思考时,孙女喊我去穿救生衣上艇。穿衣时孙女笑嘻嘻地对我说:“爷爷,你有些紧张。”我鼓起勇气说:“我不怕,越刺激才越有意义!”全家六人,坐三条艇。登艇后,我们就像出征的战士一样。离闸约两米处,工作人员站在闸口,用竹篙顶端的钩子钩住小艇,叫我们放下小桨,双手从两边抓住艇上的软环,准备“战斗”!孙女和媳妇在前艇,孙子和儿子在中间,我和老伴殿后。俯冲开始了,在水槽里,一撞、二撞、三撞,左右碰撞,也撞击着心灵。小艇猛冲水面,水溅浪腾,如暴雨倾泻。小艇上下颠簸,像极了跌宕的人生。起初,心怦怦直跳,但在接受挑战中慢慢平静下来。

小艇随水流而漂,峡谷宽十米左右,水急石多,我们用小桨不时顶一下石块,让艇快漂,又不时紧抓软环。我以为只有一个水闸滑槽,谁知抬头一看,下一闸又到了。这次不是怕,而是期待了,希望冲击力越大越好。这次更陡,人东倒西歪,前后俯仰,进舱水更多,我迅速舀水。冲下第三个闸口,漂流约十米时,撞上右岸石头,且被搁住,用小桨撑也无济于事。我急中生智,跨下小艇,站到水中,双手抬艇,借着水流,终于滑离石头,又漂向远方。正如人生征途,有了波折,脚步会放慢,漂流亦如此。

飞身而下的第四闸,撞击力巨大。水控制着小艇,小艇又驾驭着人,看似不可一世,但被控制者须沉着冷静,勇敢面对。此时,艇砸水面时,在浪底涛峰上“跳着动人的舞”,我期待水花的洗礼,征服的成就感流遍全身。心情愉悦时,方有闲情仰望右岸的高山。林木参天,极力向上,低层小树、高草、稀疏的花,努力展示自己。峡谷中光照少,阴凉裹身,和着凉凉的水花,暑天身处此境,似在仙境中徜徉。望着水流冲石,水滴石穿的精神,倏然在脑海中奔涌而来。

我以为第四次冲击是最后一闸,颇有失落感。正思考间,小艇漂向了左岸,抬头一瞥,一条游龙惊现!气宇轩昂,龙身长六十米,五爪擎空,巨身覆地,更令人惊讶的是,龙肚子里竟是最后一冲,不能不佩服设计者的匠心独运。

这一闸穿龙而过,太震撼了!龙身匍匐在地,但傲视苍穹,它的肚子里竟然是一条六十余米长的全封闭水道,名为“龙宫暗道”。“宫”内水流湍急,涛声哗哗,历险之心陡涨。从“龙口闸”俯冲而下,甫进就黑暗笼罩,越漂越黑,左右相撞,小艇鼻青脸肿,呈“S”型东漂,与妻子近在咫尺,五官不辨。水流声、撞击声、惊讶声、心跳声,奏响了龙身里最具挑战的乐声。漂流着,撞击着,接近出口,光亮渐现,漂出龙身,一片光明。

回望龙身,思绪万千:初进惊奇,继而黑幕包裹,丝丝紧张袭来,中途接纳碰撞,刺激荡漾在心中。人坐舱中,随波逐流,任由自然和人为的捉弄,暂时的无奈感,似绳索缠身。及至洞口,一片光明,大有从地狱来到人间的欣喜。

我蓦然想起,在漆黑的洞里,正象征着人生的至暗时刻,尽头难料,也象征着前途无望。唯有前行,才能拥抱希望的曙光。

青龙双河漂流峡谷,全长两公里,五道闸口,落差四十五米,形成急流。漂流近一小时,其间遇到的曲折和短暂的顺畅,正是漫长人生经历的真实写照。

五道闸,五道关,五道坎。关关难过关关过,坎坎艰险坎坎越,事在人为,敢战必胜。

全家人弃艇上岸,沉浸在体验刺激的欢乐氛围里,享受着接受挑战成功后的喜悦,向着新的景点疾行而去。

◇心灵点击

每年七夕,人们便仰望那条横亘天际的光带,想象鹊桥上匆匆相会的恋人。可惜世人不知道,那条光带实为亿万星辰的聚集,一颗星与另一颗星之间,隔着多少光年的虚空。若将凡间的江河湖海灌入其间,也不过是杯水车薪。银河本无水,我们却偏要说它是一条河,还要在河边安放一座鹊桥。这样看来,七夕岂非是一场最大的自欺?

我想起祖母讲的故事。她说每年七月七,牛郎织女在银河相会,若逢阴雨,那是他们欢喜的泪水;若遇晴朗,那满天繁星便是他们相视的目光。我信了许多年,直到透过学校的望远镜看清了月球的环形山,才恍然明白,银河深处并无渡船,也无桥梁,更无一对痴情男女隔着一水流相望。那么为何还要过七夕?

傍晚路过菜场,见卖莲蓬的老妇在称重时多放了两颗,说是“七夕的彩头”。花店的玫瑰涨价三倍,仍有人排着队购买。巷口理发店的老板娘对镜描眉,说晚上要与丈夫去江边散步。

我忽然发现,人们并不真的相信银河有水,也不在意牛郎织女是否相见。七夕之于他们,如同每年一度的集体童话,明知是假,却甘愿沉醉其中。这与孩童听故事不同,孩童信以为真,而大人情愿被骗。

人类是多么奇异的生物,既创造了科学来窥破真相,又保留着神话以安放柔情。白天我们谈论卫星发射、人工智能、基因编辑,夜晚却仰望星空,念叨着鹊桥与银河。理性与诗意在我们体内和平共处,各自占据着不同的时辰。

回到家,妻正在准备“巧果”。面粉在她掌心揉搓,她说着新学的配方:“要七种果仁,代表王母娘娘的七个女儿。”我看着她在厨房里忙碌,暖黄的灯光给她的侧影镀上柔和的轮廓。我们早已过了说情话的年纪,只在这样的节日里,借古人的仪式表达些笨拙的心意。

◇似水流年

妻子跟我走出世福菜场,对我说:“我看那‘蔬菜少妇’并不漂亮呀。”

我愣了一下,回过神来道:“我又不是冲她漂不漂亮的。”“蔬菜少妇”是我私底下给那位女摊主起的名字。她应该有三十五六岁,对年轻人来说是中年妇女,但在我眼里还算是少妇。她个子也不高,站在摊位里要用木箱垫脚。记得第一次到她摊位上,我为了花掉吃喜酒时拿到的一张50元现金回礼钱,买了铁棍山药、冬笋、贝贝南瓜等,一算总价要52元,我说要不拿掉根山药吧,或者我再刷一下手机。“蔬菜少妇”绽出一抹甜美的笑:“大哥,下次一起给好了。”

再去菜场,直奔她的摊位。付账时我说还欠你2元钱。“不用了。”见我坚持要给,她就拿一大把嫩黄鲜亮的韭黄塞进了我的马甲袋。

一来二去也算是认识了,她远远地望见我,不管手头多忙,总是大声招呼:“大哥,来了呀。”我买了鸡蛋、肉、粉条、豆腐等,路过她摊位,本没想买蔬菜,但她已从木箱上下来,拿着一个大号马甲袋跑出来:“大哥,装在一起方便些。”

90多岁的老父亲每天必须吃点新鲜青菜,夏季本地反季节青菜咬不动,就在超市里买15元一斤的“高山青菜”。后来“蔬菜少妇”那里也有了,只是名字叫“宁夏青”,8元一斤,我便装了一大马甲袋。她忙叫停:“大哥,这菜贵,吃不了容易黄。”她这种替顾客着想的态度,有点像饭店里点菜时,服务员说“够了,不够再添”一样,让顾客顿生好感。

◇城市笔记

惊蛰那天,我特意查了查,这是一年中第三个节气,意为春雷初鸣,惊醒蛰伏的万物,大地开始复苏。当时怎么也没想到,“蛰”还有一层意思:虫叮虫咬。更想不到几个月后会经历另一层意义上的“惊蛰”。

我们老夫妻家住一楼,有个40多平方米的院子,种满了花草。靠围栏处一丛金银花,枝叶繁茂。那天上午,妻子用皮管浇水,忽然几只马蜂向她飞来,转眼间她的手和胳膊上就被叮了几个大包,赶紧去医院急诊。医生说,马蜂病毒属蛇毒。

回家后,我立即把马蜂蛰人事件向物业报告。物业派来保安现场查看,但没找到马蜂窝。物业向消防站求助,结果回复我们消防部门不管灭蜂,只管防白蚁。

老伴疼痛了五天才缓解。可能是查询过相关资料,我们的手机被推送了灭杀马蜂的药丸广告,于是购买了16颗药丸,准备悬挂在金银花密集处。没想到,挂药时又被马蜂蛰了。老伴倒是坚强,又把医院开的药涂抹了一遍。

银河本无水

[温州]向安宴

“银河真的没有水吗?”五岁的女儿仰头问我。
“是的,”我答,“银河里全是星星。”
“那牛郎织女怎么见面?”

我蹲下身,平视她清澈的眼睛:“他们不需要水,也不需要桥。每颗星星都会发光,光可以穿透一切。也许他们早已化作光,在宇宙的某个角落重逢了。”

女儿似懂非懂地点头,跑去帮妈妈摆果盘。我看着母女的身影,忽然觉得,牛郎织女的传说之所以流传千年,并非因为人们相信银河有水,而是因为这故事给了我们一个不必害羞的日子,去表达那些平日里不好意思说出口的牵挂。

深夜,我独自走到阳台。城市的霓虹遮蔽了大半星光,银河隐没在光污染之后,如同一个被时代遗忘的秘密。但我知道它还在那里,无水,无桥,无鹊,只有无数恒星在孤独地燃烧。而此刻在我身后,妻子均匀的呼吸声从半开的窗户飘出,女儿在梦中翻了个身,喃喃叫了一声“妈妈”。

银河无水,人间却有情。

那些遥远的恒星之光跨越千万年来到地球,落在我的窗前,落在我熟睡的家人身上。我突然理解了我们为何要在无水的银河边编造一座鹊桥——真相是冰冷的,但感受是温热的;科学告诉世界是怎样的,而神话告诉我们世界应当是怎样的。牛郎织女是否相会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今夜有人借着这个故事,给爱人买了一束花,给家人做了一盘点心,在平凡的日子里硬生生凿出一寸柔情。

低头看手机,朋友圈里满是“七夕快乐”。有晒红包的,有晒玫瑰的,也有晒孩子画牛的。我笑了笑,关了屏幕。银河无水,但若没有这无水的银河,世间多少深情将无处安放。我们借神话之名,滋养着自己的心。那鹊桥不在天上,在每个人的心里;那座桥下淌着的,便是人间所有的温柔与眷恋。

为了听声“大哥”

[太仓]茅震宇

她真的并不漂亮,脸板起来还有点凶。她老公搬菜、分菜、递菜,还给饭店送菜。有一回摊前顾客多了起来,她手脚不停地称着菜,脸上还笑盈盈的,可一转过头去就冲着手机吼:“你是不是又躲在外面抽烟了。”

有一次我买了十几元的蔬菜,她照例给我一把香葱。我说中午要吃面条,有没有香菜。她老公接话说:“今天正巧没香菜了。”她朝老公一瞪眼:“去你弟那边拿一把。”她老公就识相地快步跑到隔壁摊位上拿来一大把香菜给我,她又抓了几个白蘑菇:“大哥,下面条煮汤吃。”

菜场里有几个摊位是他们的老乡或亲戚,他们相互帮衬,但同行竞争难免会有所摩擦,我就见过摊主为了抢生意而吵架的,吵得凶的还把整棵大白菜砸到对方摊位上。

在水果摊前买西瓜时,只有一只胳膊的女摊主没法抱起瓜,左边摊位上的摊主立马奔过来帮忙。我觉得独臂女摊主不容易,想照顾她生意,就又称了几斤番茄,扫码付款响的是右边摊位的蓝牙音响,我以为扫错码了,独臂女摊主笑笑说:“番茄就是他家的,他有事走开,我帮他卖的。”

与妻子一起去世福菜场,我指给她看“蔬菜少妇”。妻子笑我本该是“大叔”,却喜欢听一声“大哥”。我说谁不想被叫得年轻点呢,你不也总是认准小区门口那家小美发店,不正是喜欢听年轻的托尼老师叫一声“姐”。

妻子也没反驳我。现在叫陌生人为“师傅”的多,有的地方又流行起了叫“老师”,但我还是觉得“大哥”“大姐”的称呼朴实而亲热。

惊“蛰”

[南京]王建中

考虑到物业不帮忙解决,我决定自己拨打119求助。我想好了,如果遭到拒绝,再去找社会上的专业治蜂队伍。没想到电话接通才说明情况,就听到对方说“马上赶到”,这真是好消息。果然,消防队员很快来了,穿戴好防护服开始作业。他们扯开金银花的枝蔓,发现了一个汤碗大小的马蜂窝,彻底清除并焚毁后,还对金银花丛进行了清理。

后来物业竟批评我拨打火警电话,我辩解道:“我报的是马蜂袭击,你们不是说消防不管马蜂吗?为什么现在又管了呢?”物业说他们没直接给消防打电话,是咨询了联防办后答复我的。我说:“被你们耽误了好几天,害得业主受第二遍苦。”

惊蛰之惊魂,既是天灾,又是人祸。我在想,物业作为管理服务部门,为什么办事如此敷衍?关键还是心中没有业主。但愿大大小小的服务机构都能真正做到服务到位。但愿我家这类“惊蛰”事件,永远不再发生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
投稿邮箱:yzwb-fanxing@163.com